

## 兩國論者

中華福音神學院吳獻章老師

「耶穌說：我的國不屬這世界。」(約十八 36)

從 2004 年美國總統大選後，凱瑞(John Kerry)的支持者有移民到加拿大的選後症候群；和兩岸間長期的緊張、對立，就是台灣小島內就形成「雙峰」社會，衝突撕裂到爭黨徽、爭國徽、爭「誰是國父」的局面；乃至九一一所引爆的伊拉克戰爭、阿拉法特死後的中東局勢仍不安.....等，人類的痛苦和衝突看，表面上，人類的問題乃杭廷頓(Samuel Huntington)所描繪的文化/意識衝突戰，但骨子裡，卻是來自一個錯誤的世界觀：爭奪同一個地土或政治舞台的一國論。這些一國論者的背後意識型態和精神指導原則，不論是後現代化主義、馬克斯主義、佛教、儒家、回教及猶太教，都是一國論調；結果，在遭遇疾病、感情婚姻失敗、經濟打擊或政治理念的衝突時，不是以「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」的暴力來反應，就是以冷漠、憂鬱，乃至全面崩盤為下場。如此「只在今生有指望」的一國論者，注定可憐(林前十五 19)。

新約書信，尤其是彼得前書，毫不猶豫地主張，基督徒有個神秘身份：「兩國論者」，神兒女因著兩國論的世界觀，可以不捲入一國論者的困境和悲劇。為了安慰被羅馬帝國權勢逼迫下的信徒，彼得前書一開始就闡述，人的得救，乃「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，藉著聖靈得成聖潔，以致順服耶穌基督，又蒙他血所灑」(彼前一 2)，完全是三一真神的完美完整工作，不是人的作為；且因著耶穌從死裏復活的救贖，信徒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被平移、昇華、提升到「天上」(彼前一 4)，成為心雖繫神國，人卻在地上「寄居」的兩國論者(彼前一 1、17，二 11)，如從彼得前書所引用的三位舊約人物亞伯拉罕、撒拉和挪亞一樣(彼前三章)。本文將從彼得前書探討兩國論者的獨特性，來安慰被一國論者所包圍的華人信徒，徹底瞭解自己的身份，並盼所當盼(的天國)、看所當看(的永恆)、靠所當靠(的上帝)。

### 一． 有不一樣的家鄉

因著耶穌死裏復活而重生後，信徒活在今生，卻歡喜盼望著耶穌再度顯現所帶來的救恩(一 5、7、13)。他們就如亞伯拉罕一樣，有著代表天國的祭壇、和代表寄居地上的帳棚，「在所應許之地作客，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」，卻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.....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」(來十一 9-16)；他們也同希伯來書中所有的信心偉人，都同是兩國論者，且都有兩個家鄉，一個在地上，一個在天上；地上的家是短暫的，天上的家卻是永恆的。

整本聖經乃從創世記的伊甸園開始，卻是以啟示錄的城市結束；啟示錄一學者更說，啟示錄像一本雙城記，一邊描繪著地上的巴比倫城，一邊則呈現著天上新耶路撒冷城。奧古斯丁在他的名著「上帝之城」，也是如此呈現基督徒的兩國論世界觀。英國首相邱吉爾臨死之前，手下問他如何開始他的喪禮，他回

答：「用英國軍隊的熄燈號。」果然，他的喪禮是以英國軍隊的熄燈號開始，但妙的是，卻是以英國軍隊的起床號結束。其實，人一離開伊甸園後，就在短暫的地上和永恆的新耶路撒冷城中搖擺徘徊，直到死亡將兩國論者推進天上永恆的家鄉。關心中國兩岸和台灣島內國情的信徒，可以從造成海峽兩岸現今的局勢，就是西安事變關鍵性的爭議人物張學良，學到寶貴的功課。信了主後的他，本「可以回去所離開的家鄉」東北(來十一 15)，卻以四言絕句來謝絕東北鄉親的好意(及歷史學家和世人的期待)：「白髮催人老，虛名誤人深，主恩天高厚，世事如浮雲」，成了一位徹底的兩國論者。

## 二．有不朽的財寶

使徒彼得說，世人所得的價格都像金銀一樣會朽壞(彼前一 7、18)，也像挪亞時代的人所積蓄的，通通被洪水給淹沒(彼前三 20)；但兩國論者看重價值(value)遠過於價格(price)。神兒女像同是兩國論的亞伯拉罕一樣，可以讓羅得選走了世上最好的財寶(創十三)，但所得的財寶卻有「三不」保證：不能朽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，因為這些財寶乃存留在天上的基業(彼前一 4)，即便挪亞時代的洪水也淹不到、沖不走。

因著有天上的視野，神的兒女能像亞伯拉罕一樣，有著「謙讓的心」(腓四 5)，甚至「家業被搶奪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」(來十 34)，也因著這眼光，神兒女可以體會「摩西看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財富更寶貴，因為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」(來十一 26)。彼得更鼓勵教會的領袖，放棄地上的依靠，專心並甘心牧養上帝的羊群，因為「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，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」(彼前五 4)。

石油大王洛克斐勒在四十幾歲就成為廿世紀最有錢的人，「一國論者」的他，是個典型的守財奴，卻日夜恐懼戰兢，生怕財寶被偷、被搶，並得了胃病，嚴重到只能吃蘇打餅乾過日子，死期指日可待...這時，病房外所有媒體早就準備好，等他一死，立即刊登他一生事蹟，容易的很，一刻也都不須擔延。但他一信主，價值觀從一國論轉變為兩國論，體會了「施比受更有福」之恩，陸續捐了聯合國大廈、芝加哥大學、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博物館，和孫中山先生臨終的北京協和醫院等；更令人詫異地的，本來四十幾歲就要死的人，竟好端端地活到近九十歲。他的墓碑上刻著他對一國論者的忠告：「我為自己的投資都會過去，我為上帝所投資會存到永遠。」

## 三．有短暫的苦難

兩國論者有著天上的家鄉和財富，但也有地上的憂愁和苦難(彼前一 6)。從當時背景和現在留在加帕多家岩洞中有 3500 教會的考古史實看(彼前一 1)，<sup>1</sup>這苦難乃受羅馬帝國逼迫所致。但不可思議的是，彼得並沒有鼓勵或聳動受逼迫信徒革命，反而勸勉他們，學習那位在羅馬帝國同受逼迫、受刑罰，乃至被掛在木

<sup>1</sup> Anna G. Edmonds, *Turkey's Religious Sites* (Istanbul, Turkey: Damko, 1997), pp. 194-198)。

頭上耶穌，專心「跟隨他的腳蹤行」(彼前二 21-24)。彼得並在名言「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」(彼前二 24)的上文，明說信徒該順服一切(包括羅馬)的制度和君王臣宰(彼前二 13-14)。如此主張，讓人間凡事尋求世上該有公義者大感不解，更毀碎了試圖從新約來給解放神學撐腰的夢想(其實舊約的出埃及記，也不是解放神學所試圖自圓其說的鐵證/proof-text)，兩國論顛覆了人間所有的思想、學說！

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彼得在闡述，信徒的敵人不是羅馬帝國，不是執政黨，不是在野黨，也不是共產黨；彼得清楚呈現，真正的敵人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內在的「惡毒、詭詐、假善、嫉妒、毀謗」(彼前二 1)。台灣的政治歷史似乎繞在仇恨的循環上：過去的二二八熬練出現在的執政黨，三一九槍擊案會不會是泛藍的新二二八，醞釀另一波以仇恨為底的他日執政動力？這個仇恨循環只有在兩國論中方得解套，台灣的政治理論和(佛道儒)宗教理念都不能提供解答。沒有兩國論，台灣的未來只能無奈地在風雨中渡過！

更深入地探討就會發現，中國帝王深諳掌權之道：利用儒家來鞏固其政權，因此將君權絕對化，且位尊五倫之冠；但彼得清楚地表明，我們應當是「敬畏上帝」的原則下來「尊敬君王」，換句話說，人間所有的權力都是相對的。彼得並沒有勸勉信徒對執政掌權者「愚忠、死忠」，信徒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穌基督，非任何政治人物 也因此信徒受羅馬帝國這一國論者所逼迫。<sup>2</sup>

彼得還將順服的等次，從君臣之間(彼前二 13-17)，擴展到主僕(彼前二 18-20)、夫妻(彼前三 1)、兄弟(彼前三 8)和長幼(彼前五 5)，且和保羅的以弗所書一樣(弗五 21-6 9)，他將人間所有的人際關係相對化，主張人間社會架構中沒有絕對的權力。彼得將儒家的五倫放在上帝下面，因為最高權力只單單屬於上帝；但也因著上帝的緣故，彼得吩咐信徒如何順服羅馬政府，僕人也要同樣順服主人(彼前二 18)，妻子也順服自己的丈夫(彼前三 1)，年幼的順服年長的(彼前五 5)，即使後者是乖僻的也要順服(彼前二 18，但順服的原則是保羅的「在基督裡順服」，並非一味無知地順服)。彼得並安慰受逼迫的信徒說，苦難可以以熬練出信心(彼前一 7)，也協助人與罪惡隔絕(彼前四 1)，只要信徒學習耶穌「被罵不還口，受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」(彼前二 23)，苦難會過去的，因為苦難是短暫的(彼前一 6「暫時」)。果然，那「審判活人死人的主」將羅馬帝國對信徒的逼迫挪移，兩百五十年後康士坦丁大帝信主了，基督教終於「征服」了羅馬帝國。這事實鼓勵了兩國論者：在地上不能免於苦難，但苦難不過是短暫，終會過去。

#### 四．有永恆的滿足：

兩國論者在地上沒有永恆的家鄉，沒有罪惡網綁，也沒有死亡的恐懼，擁有的是短暫的苦難，和苦難中孕育出的三樣東西 信、望、愛：

「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，卻是愛他；如今雖不得看見，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

<sup>2</sup> 見吳獻章，《啟示錄導論》(香港：基道，2003年)，頁14-16。

來、滿有榮光的大喜樂。」(彼前一 8)

在此彼得用多馬的經歷(約廿 24-29)，來鼓勵實證主義者，藉著信、望、愛，接受兩國論的世界觀；並清楚強調，接受三一神的救恩(「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靈魂的救恩」；彼前一 9)，必然得到一國論者所不可能得到的永恆大喜樂。兩國論者有著短暫的苦難，但是當「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」，兩國論者像極了那位躺在亞伯拉罕懷中享安息的拉撒路，一國論者則像陷入深淵受苦的財主(路十六 19-31)，永遠不能「超生」！正如十九世紀偉大的傳道人？聖詩小伯利

恆作者 Phillips Brooks 所說？

？有基督的生命是永無止盡的希望？沒有基督的生命則是永無盼望的終結

(Life with Christ is endless hope, without Christ, hopeless end)? ?

那一天，一國論者「淪陷」了，進入不能回頭、沒有出路的「永死」裡；但是兩國論者則安心地進入永恆的天國。那裡，只有一位「國父」——天父上帝，只有一位「黨綱」——神的帳幕在人間，只有一個「黨旗」——十字架的得勝旌旗，只有一個「地土」——新耶路撒冷，只有一位中保——耶穌基督。那時，兩國論者被徹底昇華，成為真正的一國論者——天國論者，享受「沒有死亡、悲哀、哭號、疼痛」，卻擁有「生命光、生命樹、生命水」的滿足(啟廿一 廿二 5)。這一切，都是因為耶穌十字架救贖功成的緣故。

1984 年筆者在美求學時，參加當地的 Urbana 宣教大會(就是台灣校園青宣的原版)，聽到一位老宣教士的感人真實見證，在此分享給被困於一國論中的華人信徒，在苦難中大得安慰。一愛主青年人病重，慈藹的父親屢屢在病床前安慰他，告訴他：「兒啊，放心，你的病會好的。」一直到一天下午，兒子告訴他父親：「父親，對不起，我今晚要離開您了，耶穌召我回天家了。」父親瞬間屏住氣息，不再安慰兒子，反而恭喜兒子：「兒啊，我好羨慕你，因為今晚你將親眼看見我所喜愛的摩西、以利亞、以利沙、以賽亞、耶利米……等先知，你還會看到我所尊敬的約翰、彼得、保羅等使徒；最重要的是，你會看見耶穌。喔，兒呀，當你看見祂時，請親自幫我轉告祂：主耶穌，我愛你！」